

《從六十到六十五——我的銀禧時光》

六十五周年校慶特輯

6D 蕭晴 (2025-2026)

「哇，媽媽你看，多麼漂亮的校門口——轉角處刻著校名和校訓，旁邊還有花呢！」

那是中一入學前，我站在銀禧中學的校門前，發出的第一聲驚嘆。幾經辛苦，終於考進了第一志願，那個還在為入學做準備的我，眼神青澀，卻藏不住對未來六年校園生活的無限憧憬。

母親為我在橙色的校碑前拍了一張照片。

照片裡的我，手裡捧著印有「中一」字樣的新書簿，眼睛像夜空中的星辰，一閃一閃地發亮。白色的裙子長及小腿，藍色的「口水肩」上，小心翼翼地扣著那枚嶄新的校章——那是我引以為傲的一套校服。

那一年，學校正在籌備六十週年校慶。

在這所學校中，我最引以為傲的，是那間寬敞的禮堂。兩側懸掛著何會督的肖像，中央的講台垂著鮮紅色的簾幕，在各色舞台燈光的映照下，莊嚴而溫暖。我還記得開學典禮那天，我坐在最前排，仰望著台上神采飛揚的師兄師姐。他們說著「非以役人，乃役於人」的校訓，我當時只顧著點頭仰慕，對這句話的真正含義，卻一點也不明白。

在銀禧的六年，我慢慢從銀禧人身上，讀懂了這八個字。

初中那年，我因為生病請假一週，回到學校時，發現課本裡夾著一份手寫筆記。那是班上同學一起整理的——不同顏色的筆標註了重點，補充了老師課堂上說的例子，甚至連老師開了什麼玩笑，都仔細記在旁邊。我問他們為什麼這樣做，他們笑著說：「我們怕你追不上——特別是我們班最新的笑料。」他

們花了自己的時間，換我少走一段彎路。沒有人要求他們這樣做，他們只是看見了別人的需要，便毫不猶豫地伸出援手。

上了高中，距離文憑試越來越近，同學們逐漸成為老師的「關注組」，而刻在銀禧人骨子裡的「非以役人，乃役於人」，也變得更加鮮明。我記得因為我成績退步而悄悄出現在書桌裡的小零食；記得在我壓力沉重時，那在肩膀上重重拍下的一掌——沉默，卻充滿力量；記得老師在課前課後，不理會自己的休息時間，耐心地聆聽、紓解我的焦慮；記得他們即使身體不適，仍然心繫學生，不斷關注我們的精神狀態。這些點滴，都讓我深切體會到，這個大家庭無聲而深厚的關愛。

時光如同白駒過隙，像列車行駛在軌道上，從不逆行。

那雙眼睛眨著眨著，從懵懂慢慢眨成了成熟。那套校服從雪白穿成了米白，領口和袖邊磨出了毛躁的痕跡。學校的月曆，從將要「六十」，一頁一頁翻過，不知不覺來到了將要「六十五」。

中六畢業，該是時候了。

該是時候，我們將學校裡面的「非以役人，乃役於人」帶到社會，成為一個服務他人的人，將這份六十五年來珍藏在銀禧人心中的熾熱精神，一代一代傳承下去——直到一百年、一千年。

該是時候，我能夠成為那個神采飛揚的師姐，對著台下那一雙雙澄澈而渴望的眼睛，娓娓道來校訓的真義，讓他們親身體會銀禧的精神，正如當年的我一樣。

沒想到，下一次在這個校門口拍照，我手裡拿著，不再是中一的書簿，而是一束鮮花。

照片裡的我，身穿黑袍，頭戴畢業帽，帽子的尖端垂著「2026」的吊飾，一閃一閃發亮，就如當年那雙充滿憧憬的眼睛。

就如每一位銀禧的畢業生，雖然離別已成宿命，但我們在銀禧創造的每一個故事、每一份感情，都會隨著時間的河流延續下去，永不褪色。